

王 太 生

实事求是地说,有些女子长得不算很漂亮,但是她耐看。比如,芸娘,长相也不是太出众,却极有气质和品位。

《浮生六记》里说她,“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清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虽笑而露出两颗小白牙,少一点点佳人神韵,却是很耐看。

芸娘聪慧、灵动,懂生活。清明扫墓,她见山中顽石有青苔纹,便捡石回家叠盆景假山;丈夫的朋友来家里玩,她卖了自己的钗子来沽酒,没有半点犹豫之色;油菜花开时,她雇了馄饨担子给丈夫的赏花会准备热酒热菜;夏天荷花初开,待晚上花朵闭合时,她用小白包,撮了少许茶叶,放于荷花蕊浸酒,次日清晨取出,烹雨水泡茶……

美艳或俏丽,很大程度上是打扮出来的。有的女子不施粉黛,乍一看,没有什么惊艳面庞,天长日久,却是耐看。

从前城里人以瘦为美,农村人以胖为贵。庄户人家的儿媳刚过门时,也没有觉得她长得出众,细眉毛、大眼睛、矮身材,微胖,相貌平平,谈不上美艳,从她平时的举止看,围灶抹锅,割麦插秧,笑吟吟,慢性子,遇事不急,一脸和气。时间久了,相夫教子,日常生活中却是耐看。

耐看是气质。气质佳的女子,必是耐看的女子。耐看是脾性。好脾气好性情的女子处事不惊,平平淡淡。耐看是脸庞有满月之色,面带喜气,眉眼生动。

与芸娘相比,秋芙是中国古代另一个温存女子,从蒋坦《秋灯琐忆》看,虽无西施、貂蝉之貌,但也很耐看。

秋芙慧聪智敏,风流蕴藉,梳的是坠马髻,穿的是红纱衣;她会做一种很美的绿诗笺,用戎葵叶和云母粉一起拖染成;她还抄过《西湖百咏》,书法不是上佳,但字迹秀媚。酷热的夏夜,他们去寺庙游玩,遇一场大雨。雨后竹林清风飒飒,山峰如黛,又遇到有趣的查姓僧人留他们吃饭,秋芙兴致所至,题了诗,还弹了琴;春天,秋芙拾桃花瓣砌成字样,却被狂风吹散,不禁怅然;丈夫给她画梅花衣,“香雪满身,望之如绿萼仙人,翩然尘世”;秋芙在丈夫无钱招待朋友时,“脱玉钏换酒”;秋天的傍晚,丈夫听屋外秋雨,提笔在蕉叶上写诗:“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第二天见叶上有续写笔墨:“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工整端丽,又有意趣——天下耐看女子,莫过如此。

耐看,有一种日子长短的美丽。月下弹琴的女子,姿态耐看;雨巷中撑油纸伞的女子,背影耐看;初夏风中卖栀子、白兰花的女子,神态耐看。

画中人耐看。民国女画家潘玉良,从学生时代留下的照片看,高颧骨、厚唇、矮身材,表情严肃。她画过一幅自画像:柳叶细眉,细长的眼睛,红唇饱满,中式盘发精致,黑色旗袍典雅……人物的面部五官被弱化,气质烘托而出,端庄的仪态,优雅高贵形象,反映了她的内心,值得耐看。

多年前,在小城,经常会遇见一两个长辫子姑娘,她们梳着两根粗黑的大辫子,长发过腰,绝无矫饰;语气轻柔,人很安静,有一种古典气质美,很是耐看。

所以,林语堂说,芸娘和秋芙,是古代中国最可爱的两个女子。我倒觉得,她们是两个耐看女子。

当然,耐看不仅仅止于女子。

花开半枝,耐看。花开半枝,半开半闭,此时花苞尚未完全打开,开了一半的花骨朵儿,真的耐看。

画有留白,耐看。一页宣纸,有山有水,山峦起伏,水流逶迤,画不是撑得满满的,只有一人、一舟,一人如豆,一舟如英,多留空白,让人观者回味,看了又看。

文有韵味,耐看。有些文,长则长矣,读起来不觉得长,是因为它好看,耐看;有些文,短则短矣,反复读并不觉得无味,也是耐看。《陋室铭》,横竖81字,却是字字珠玑,真的耐看。

山有险峻,耐看。灵性山水,云雾缭绕;珍禽异兽,奇峰怪石,林泉高致,似有隐者大笑,刚刚离去,空旷山谷,不绝如缕。如一人独坐敬亭山,青山与我,相看两不厌。

庭有格调,耐看。朋友相中一处转租的饭店,用来做民宿,那家饭店由于位置较偏,门庭冷落,撑不下去。朋友相中饭店在城河边,后面有一块古城墙遗址留下的土埠,荒芜多时,朋友依地势遍植花木,于半坡辟露台,让人喝茶聊天。下掘池,养红鲤数尾,引半坡之水,跌落其中,似有金石之声。初夏,香草蔓长,茵荷初醒,土埠上有一棵野桑树,紫色果、绛色果,已然老熟,引鸟儿争啄,风一吹,纷纷跌落,人坐在高处俯瞰,整个民宿,草木氤氲,翠色可人,还真是耐看,凡尘忘事,一看好半天。

## 信念

——致闯海人

郑有基

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那声春雷在神州大地震响琼州海峡即涌起十万闽海人浩浩南下的蔚然壮观没有太多的理由,也没有过多的准备,更来不及有什么具体安排

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命运和前途交付给海南让青春的激情和人生的梦想在特区开发建设中绽放你们用劳动号子的激越与铿锵奏响南国宝岛开发的雄浑乐章

不是没有挫折和失败但坚信每一次潮起潮落的阵痛都会宣告新生命的临产不是没有迷茫和彷徨但坚信热带风暴把阴霾扫开,天空必将展露晴朗的阳光

当丛林般的楼宇在海口湾畔崛起当银环状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在琼岛南北连贯当亚洲政要和各国名流在博鳌聚首论道当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椰风海韵中流连忘返……那幸福的泪花啊,在热带阳光烤炙的脸上飞扬

这,就是那个信念的意义和分量前进没有终点,广阔的地平线总在前方新的征程即将起航,追逐吧明天的太阳啊——会更加灿烂辉煌!

王 琪

小人书俗称连环画,是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特有的产物,是那个时期绝大多数儿童赖以度日的最好读物。可以想象曾经一度风靡全国城乡的小人书让多少孤寂的孩子沉醉于其中,又曾经给这些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多少的慰藉。

我大概是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接触小人书的,那时候只知道看小人书上的图画觉得好玩,待上了小学一年级,多少识得了图画下面的那几个字,也就不由自主地痴迷起小人书来。

那时候城里出租小人书给人看的摊子很多,一分钱让看一本,好一点贵一点的要两分钱才给看。如果口袋里有那么一两分钱,就可以坐在地摊旁的小木凳上,美美地捧着本小人书津津有味的待上一两个小时。

我去看小人书最多的地方是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户人家里。出租小人书的是这家人的大女儿,一个身体高度残疾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是城里小人书藏书最多的人家,常常是一放学以后,小小的屋子里就坐满了来看小人书的孩子。屋子里静得出奇,除了女

摊主不时挪动着她用于行路用的两个木凳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年轻的女摊主两条腿不能站立走路,一只膀子弯曲在胸前不能动也是残废的,只有另一只手臂勉强还可以活动,她就用这只可以活动的手臂依靠两个木凳来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整理着那一本本用针线穿好挂在墙壁上的小人书。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将众多的小人书整理得漂漂亮亮的,彩色的封面都包上了塑料布,损坏的页面也用糨糊粘贴得很好。没事的时候,她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这些默默无语的小读者们,不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是羡慕我们这些读书郎?还是想着她的小人



书为她今天所带来的收入?

也记不清到底在她家里看了多少本小人书了,反正我是从小人书上知道了水浒传、三国和西游记,还有许许多多穿着古装的古人儿,也有很多没法看到的电影。更多的则是那个时代

所宣传的英雄人物,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等。

租小人书看,时间一长,就梦想自己也能拥有一定数量的小人书。于是口袋里那几个零花钱省了又省,总算也买了十几本小人书。冬天的时候,我上学早

来不及吃早饭,母亲便每天给我五分钱让我路上买个早点吃,这钱我就省了下来,两三天就够买一本小人书的了。虽然饿着肚子上学的美味很不好受,可是看着家里渐渐多起来的一本本崭新的小人书,心里那个甜啊,比吃什么好东西都带劲。

## 所谓天才之道

欧 阳

每到六一前后,关于儿童的各种高深学问习惯性地又会出来走一回,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几乎每一个都胸怀高远的理想,无不希望将自家的犬子培养成另类的天才,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光宗耀祖思想,或还可以加上“为天地立心”的族群志向,不仅家家长们,连带社会,都心甘情愿地希望得到真切的教诲。

于是呢,关乎天才的发现、培养,应时应景地成为热门学问就不在话下了。

客观说,儿童,或者少年天才应该是有的,否则以现有的学问,很难解释莫扎特和高斯这类家伙古怪的脑袋,然而在这之外,“天才”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启蒙、挖掘出来的却成了不同的门派。有统计资料说,天才才是天生的,也就是遗传的。瞎估摸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不服的学问家也不是吃素的,在天才还是后天培养的思想指导下,也有让人不得不点赞的观点,比如按他们的推断,如果牛顿先生生长在撒哈拉沙漠的边上,打小就不识字,又没机会接受科学教育,能成为一代宗师么?应该不能吧?然而天生(遗传)派对此却嗤之以鼻,声称即便做不了物理学家,撒哈拉的牛顿仍然是天才——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沙漠打猎的顶级高手。

有点乱七八糟了,简单化一点吧。其实,各种派别归类起来不过就是两类,一种相信现在还属于非人力可控的遗传因素,而另一类则笃信人自身就是上帝,可按自己的意志改造自己。当然不是给庄稼喂化肥,让牲口吃饲料那种,而且通过环境的改变,比如从不识字开始,就上培训班、刻苦学习奥数什么的这种事。这可以称作环境派。

作为学问研究,有些人也吹嘘中间理论,就是天赋不可缺,培养更重要之类。看起来很不错,但有点不负责任,整得家长们不知道如何才好,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回事呢?不去管它了,以中国人的智慧,中庸啦,多么明智的解决之道?这是国学的博大精深,肤浅如我者就不现眼了。

问题是,不同派别的教育启蒙与人格建构理论之下,关于天才而起的行为措施差别有点大,作为一

般人的家长很难调适。比如遗传派坚信天才才自,人们只要把住犯罪道路的入口,别让天才们走上歧途就可以了,只要尊重他们的兴趣爱好等,由着性子让他们撒丫子乱跑,金子自会辉光四射。

但环境派根本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就像前面说到的牛顿。尽管如爱因斯坦那种家伙可能确实和目标性的培养没关系,但环境派也找到个案证明:培养才是根本要素。所以他们都在想办法培养乔布斯那样的科学家,虽然还没有大成。

而在俗世的经营理念中,人们更愿意相信环境派,别的不说,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排斥的家长现实中应该是极其少见的吧?更重要的是,环境派给了孩子爹娘很好的梦想预期,不像天生派一棒子就把家家长们打蒙了。

那么,到底如何才好呢?也许兼而有之是好的解决之道。只是这种说法和什么也没说没有多大差别——您不还得做那些功课不是!

好了,这些高深的学问不用扯了,我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个体和族群都那么热衷于天才的可能性,想到绝大部分人都在分工繁复、难以计数的机器边缘机器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执迷于以天才为追逐目标呢?再说,天才的程序员和通用的程序员哪个更幸福呢?还真是烧脑,更重要的是天才基本上不是幸福的前提,反倒容易成为幸福的障碍。

有道是,很多智商不高的人依然可以成为大人物,会不会是人们心中天才的模型有问题呢?很可能,善于做饭,还是长于胡吃哪个更有天才意味呢?

至于天才训练,不知道何以据,而且,很多时候,天才,如果真有的话,在其非业务领域都是很愚蠢的,这也使天才的认定有些困惑。更糟糕的是,本来天才就是些不循路走道的家伙,你却非要把他按在轨道上,结局很可能是将天才规划成做题、考试大师,然后,等“学有所成”后回到原野,结果多半是一看无路可行,顿时就傻,不知何去何从,不知道这是不是众多“儿童天才”最后都归为普通的原因所在,所以啊,别想着培养彪丁角色了,人家可能是卖油翁呢。



入了沉思,他们是用怎样的情怀来写诗的呢?诗人不应该是有着洒脱不羁的个性吗?而我面前的这群人,他们每天穿着工装,齐刷刷站在操作台上熟练地操作着精密仪器。我努力寻找着他们的影子,甚至试图凑近他们和他们聊几句,无奈被引领人员制止了,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不可以跨出参观的线路区。

就要走出园区了,我不甘心,抓紧上车的最后几分钟和引领员简单聊了几句,我问道:“你们平时会组织文化活动吗?”她回答:“经常组织啊,我们还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员工写得好的原创文章都会推送上去。”要了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匆忙上车了。

回程路上,我才有时间打开他们的微信号,小心地翻看着我想要的字眼,内容可真多啊,有散文、游记,更多的是图片和视频,然而让我失望的是,我没能找到诗歌。

不甘心,还是不甘心。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联系打工诗人们,给他们发了几个题目,做书面采访,他们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来到深圳,如今二三十年过去,早已褪去了青春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睿智,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有一线工人,有文职人员,也有管理人员。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深圳?”他们的回答几乎齐刷刷地表示:这里的生活节奏和气息,让我们内心有更多向上的因子在蠕动,让我们有一种内心的追求和动力。我问他们:“说说你们心里深圳的模样?”其中一个叫万传芳的作诗写的这首诗,我最喜欢:

在公明奔跑

在深圳公明,必须以奔跑的姿势才能赶上她飞速发展的步伐从塘尾到合水口,从红星到西田从二零零一到二零一八奔跑,是唯一的姿势从流水线到写字楼从工厂宿舍到出租屋除了奔跑,我别无选择岁月告诉我,奔跑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奔跑,向着前方,向着目的地我奔跑,向着阳光,向着海平线我的宿命,是奔跑

是啊,改革开放40年,深圳作为领头羊一直在奋力奔跑,它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跑向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而作为一个深圳人,也只有不断地奔跑才能跟上深圳发展的速度。当他们觉得倦了,累了,静下心来写下一两行诗歌,让心沉静,随之在灵魂的原野上自由地奔放,向着阳光,向着前方……

## 在深圳,寻找诗歌



周倩 摄于深圳蛇口博物馆

多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打工诗人。看着他们写进诗里的“流水线、操作台、出租屋”,每次读他们的诗歌,我都在想这到底是一群人在?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躲在出租屋里把自己的理想裹挟着现实一股脑地倾诉出来,该是畅快淋漓还是失望落魄?

参观深圳的比亚迪汽车公司时,当工作人员引领我们来到汽车生产车间,看到那些字面上我早已熟悉了多少遍的车间、流水线,我是多么渴望能遇见我的打工诗人们。我猜他们中间一定有热爱诗歌的人,在工作人员指定的参观路线引领下,听着他们对于每一个零部件精确到毫厘不差的技术介绍,我陷

在深圳的移民文化,打工文化

在蛇口博物馆的展示墙上,有一组照片吸引着